

宋代辭賦全編

曾棗莊

吳洪澤

主編

五

當年胡云不然世路多故流光暗遷易壯心於大
觀變玄髮於華顛顧一毛之無濟媿兩綬之徒懸
況乎萬象虛明九門奧祕對宣室以方罷閣通宵
而不寐更人似醉既懷慨於君恩急景如馳更淒
旭景竊馬臺上微雲象闕間時清政事少日永直官
閑遠籟飛蕭管零冰響珮環終軍年二十
立關

早春左省寓直



四川大學出版社

宋代

辭書

賦

全

編

(五)



主編

曾棗莊

吳洪澤

編委

張明義

李靜

李耀偉

宋慰偉

張家鈞

文琪

劉正國

文瑜

文國泰

舒澤群

盧本莉

盛華武

龍福華

程在茂

文敏

校勘

文波

文莉

吳思青

龔文英

四川大學出版社

宋代辭賦全編卷之七十八

賦 書畫

飛白書賦

晏殊

昔在軒后，旁羅俊英。乃有蒼頡，思周神明。下侔羽族之迹，上法奎園之精。始造古文，播於寰瀛。爰及東漢，紀年熹平。其臣蔡邕，譽聞帝庭。矚鴻都之藏役，掃堊帚而字成。寓物增華，窮幽洞靈。肇此一體，用飛白而爲名。飾宮闕之題署，助聖賢之藝能。厥後累朝之臣，習此奇蹟。代有名系，存乎簡籍。然猶獻之白而不飛，子雲飛而不白。

伊唐二葉，迨及高宗。咸所留意，亦云盡工。分賜宰弼，煥揚古風。若乃宮硯沉碧，山鑪泛清，恣冲襟之悅穆，拂神翰以縱橫。空濛蟬翼之狀，宛轉虬驂之形。爛皎月

而霞薄，颺珍林而霧輕。曳彩綃兮泉客之府，列纖縞兮夏王之庭。仙風助其縹緲，辰象供其粹凝。信一人之妙用，非末學之能稱。而況取象八分，資妍小篆。玉潔冰潤，龍驤虎變。合心手以冥運，體乾坤之壯觀。四庫本《玉海》卷三四。

御飛白書扇賦

晏殊

驚思三雲，灑迴春之藻翰，成變楷之奇文。婉繞無方，輕濃有制。該筆苑之遒潤，集書林之妍媚。標王字於日中，湛金波於月際。

六藝之逸品，在昔貞觀之隆，文皇念功，時則有無忌、師道沐鸞虬之班詔；咸亨以還，高宗禮賢，時則有至德、處俊荷戢翼之垂訓。

亦有攀車受貺，登牀被恩，一言蒙魯袞之厚，八體著義圖之則。五明在手，於以見虞帝達聰之勤；四座生風，於以彰武王救暍之德。《玉海》卷三四。

墨竹賦

蘇轍

與可以墨爲竹，視之良竹也。客見而驚焉，曰：「今夫受命於天，賦形於地。涵濡

雨露，振蕩風氣。春而萌芽，夏而解弛。散柯布葉，逮冬而遂。性剛絜而疎直，姿嫵媚以閑媚。涉寒暑之徂變，傲冰雪之凌厲。均一氣於草木，嗟壤同而性異。信物生之自然，雖造化其能使？今子研青松之煤，運脫兔之毫。睥睨牆堵，振灑繒綃。須臾而成，鬱乎蕭騷。曲直橫斜，穠纖庫高。竊造物之潛思，賦生意於崇朝。子豈誠有道者耶？」

與可聽然而笑曰：「夫子之所好者道也，放乎竹矣。始予隱乎崇山之陽，廬乎修竹之林。視聽漠然，無概乎予心。朝與竹乎爲遊，莫與竹乎爲朋。飲食乎竹間，偃息乎竹陰。觀竹之變也多矣。若夫風止雨霽，山空日出。猗猗其長，森乎滿谷。葉如翠羽，筠如蒼玉。澹乎自持，淒兮欲滴。蟬鳴鳥噪，人響寂歷。忽依風而長嘯，眇掩冉以終日。筍含籜而將墜，根得土而橫逸。絕澗谷而蔓延，散子孫乎千億。至若蘖薄之餘，斤斧所施。山石犖塊，荆棘生之。蹇將抽而莫達，紛既折而猶持。氣雖傷而益壯，身已病而增奇。淒風號怒乎隙穴，飛雪凝冱乎陂池。悲衆木之無賴，雖百圍而莫支。猶復蒼然於既寒之後，凜乎無可憐之姿。追松柏以自偶，竊仁人之所爲。此則竹之所以爲竹也。始也余見而悅之，今也悅之而不自知也。忽乎忘筆之在手，與紙之在前。勃然而興，而修竹森然。雖天造之無朕，亦何以異於茲焉？」

客曰：「蓋予聞之：庖丁，解牛者也，而養生者取之；輪扁，斲輪者也，而讀書

者與之。萬物一理也，其所從爲之者異爾。況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，而予以爲有道者，則非耶？」與可曰：「唯唯。」明清夢軒本《樂城集》卷一七。

蘇軾《與文與可》（《丹淵集》附錄）近見子由作《墨竹賦》，意思蕭散，不復在文字畛域中，真可以配老筆也。亦欲寫在絹卷上，如何？如何？

又《文與可畫篋管谷偃竹記》（《蘇文忠公全集》卷一一）子由爲《墨竹賦》以遺與可，曰：「庖丁，解牛者也，而養生者取之；輪扁，斲輪者也，而讀書者與之。今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，而予以爲有道者，則非耶？」子由未嘗畫也，故得其意而已。若予者，豈獨得其意，並得其法。

劉明仲墨竹賦

元祐三年秘書省作

黃庭堅

子劉子山川之英，骨毛粹清。用意風塵之表，如秋高月明。遊戲翰墨，龍蛇起陸。嘗其餘巧，顧作二竹。

其一枝葉條達，惠風舉之。瘦地筍筍，夏簟解衣。三河少年，稟生勁剛，春服楚楚，俠遊專場。王謝子弟，生長見聞，文獻不足，猶超人群。其一折幹偃蹇，斫頭不

屈，枝老葉硬，強項風雪。廉、藺之骨成塵，凜凜猶有生氣。雖汲黯之不學，挫淮南之鋒於千里之外。

子劉子陵雲自許，按劍者多，故以歸我，請觀謂何。黃庭堅曰：吾子於此，可謂能矣。猶有修篁之歲晚，枯枿之發春。少者骨梗，老而日新。附之以傾崖礬石，摧之以冰霜斧斤。第其曾高昭穆，至於來昆仍雲。組練十幅，煙寒雨昏，迺爲能盡之。蓋陽虎、有若之似夫子，市人識之；顏回之具體，門人不知。

蘇子曰：世之工人，或能曲盡其形，至於其理，非高人逸才不能辦。意其在斯，故籍外論之。梓人不以慶賞成虞，痾僂不以萬物易蜩。及其至也，禹之喻於水，仲尼之妙於《韶》，蓋因物而不用吾私焉。若夫燕荆南之無俗氣，庖丁之解牛進技，以道者也。文湖州之得成竹於胸中，王會稽之用筆如印印泥者也。詩云：「鶴鳴於九皋，聲聞於天。」妙萬物以成象，必其胸中洞然。好學者天不能掣其肘，劉子勉旃。乾隆本《宋黃文節公文集》正集卷一二。

王若虛《文辨》（《滹南集》卷三五）退之《盤谷序》云「友人李愿居之」，稱「友人」，則便知爲己之友。其後但當云「予聞而壯之」，何必用昌黎韓愈字。……山谷《劉明仲墨竹賦》既稱「願

以歸我」，而斷以「黃庭堅曰」，其病亦同。蓋予，我者自述，而姓名則從旁言之耳。《酒德頌》始稱「大人先生」，而後稱「吾」；《黠鼠賦》始稱「蘇子」，而後稱「予」；《思子臺賦》始稱「客」，而後稱「吾」，皆是類也。前輩多不計此，以理觀之，其實害事。謹於爲文者，嘗試思焉。

龔鼎孳《跋黃魯直墨竹賦》 涪翁神韻高簡，流離放逐，不改本色，一片清剛之氣，行於筆墨之中，雖波撇放逸而位置井然，自成緊密，無一點沓拖態，此等人直是不俗。

《石渠寶笈》卷三文徵明跋 嘗讀黃太史《豫章文集》，見《墨竹賦》，喜其豪宕不羈，思致幽遠，類皮日休。既而見石刻是賦，則下筆沈著，波發隄厲，類顏魯公。今復得觀真蹟，何其幸也！惜此僅得其半，然《洛神賦》止十三行耳，至今人以爲寶，何必以全爲哉！徵明題。

蘇李畫枯木道士賦^①

黃庭堅

東坡先生佩玉而心若槁木，立朝而意在東山。其商略終古，蓋流俗不得而言。其於文事，補袞則華蟲黼黻，醫國則雷扁和秦。虎豹之有美，不彫而常自然。至於恢詭譎怪，滑稽於秋兔之穎，尤以酒而能神。故其觴次滴瀝，醉餘顰申。取諸造物之鑪錘，盡

① 乾隆本《宋黃文節公文集》正集卷一二題注：「元祐三年秘書省作。」

用文章之斧斤。寒煙淡墨，權奇輪囷。挾風霜而不栗，聽萬物之皆春。

龍眠有隱君子見之，曰：「商宇宙者朝徹於一指，計褚中者心醉於九九，言其不同識也。載鵬背而不帶芥，烹鼠肝而腹果然，言其不同量也。彼以睢睢盱盱，我以蹢躅涼涼，則懼夫子之獨立，而矢來無鄉。」乃作女蘿，施於木末，婆婆成陰，與世宴息。於其槃根，作黃冠師，納息於踵，若新沐而晞。促阮咸以赴節，按萬籟之同歸。

昔阮仲容深識清濁，酒沈於陸，無一物可欲。右琴瑟而左琵琶，陶冶此族，不溷不濁，是謂竹林之曲。彼道人者，養蒼竹之節以玩四時，鳴槁梧之風以召衆竅。其鼻間栩栩然，蓋必有不可傳之妙。若予也，寄櫟社以神其拙，顧白鷗之樂人深。一行作吏，此事便廢。懷稻粱以飴老，就簪紱而成禽。莊生曰「去國期年，見似之者而喜矣」，況予塵土之渴心。四部叢刊影宋乾道本《豫章黃先生文集》卷一。

黃庭堅《書枯木道士賦後》（《豫章黃先生別集》卷一〇） 比聞子由作《御風詞》，以王事過列子祠下作，猶未見本。問子瞻文作何體？子瞻云：「非《詩》非《騷》，直是屬韻《莊周》一篇爾。」晁無咎作《求志》一章，子瞻以爲幽通當北面也。此二文他日當奉寄。閒居當熟讀《左傳》、《國語》、《楚詞》、《莊周》、《韓非》，欲下筆略體古人致意曲折處，久久乃能自鑄偉詞，雖

屈、宋亦不能超此步驟也。

《墨莊漫錄》卷二 山谷先生作《蘇李畫枯木道士賦》云：「懼夫子之獨立，而矢來無鄉，乃作女蘿，施於木末，婆婆成陰，與世宴息。」而嘗以「矢來無鄉」問人，少有能說者。後因觀《韓非子》，有云：「矢來有鄉則積鐵以備一鄉，矢來無鄉則爲鐵室以盡備之。備之則體無傷，故彼以盡備之不傷，此以盡敵之無姦也。」山谷用事深遠，此點化格也，不知者豈知其工云。

龔頤正《芥隱筆記》 山谷作《蘇李枯木道士賦》，有「懼夫子之獨立，矢來無鄉。」出《韓非子》：「矢來有鄉。」鄉，方也。有來從之方，則積鐵以備一鄉，謂聚鐵一身，以備一處，則甲之不全者。矢來無鄉，則鐵室以盡備之，謂甲之全者。自首至足，無不有鐵，故曰鐵室備之，則體不傷破。

《隱居通議》卷五 山谷先生作《枯木道士賦》，深得莊、列旨趣，自書之，筆力奇健，刻石豫章。其篇末題云：「子由比以王事過列子祠下，作《御風詞》，子瞻問文作何體，曰非《詩》非《騷》，直屬韻《莊周》一篇，學者當熟讀《莊周》、《韓非》、《左傳》、《國語》，看其致意曲折處，久乃能自鑄偉詞。」此山谷語也。今得《御風詞》讀之，其旨趣正與《枯木道士賦》相似。

《歷代詩話》卷二〇《無鄉》 黃庭堅《畫枯木道士賦》：「懼夫子之獨立，而矢來無鄉，乃作女蘿，施於木末，婆婆成陰，與世宴息。」吳旦生曰：《韓非子》：「矢來有鄉，鄉，方也，有從來之方。則積鐵以備一鄉。謂聚鐵於身，以備一處，即甲之不全者。矢來無鄉，則爲鐵室以盡備之。謂甲之

全者，自首至足，無不有鐵，故曰鐵室。備之則體無傷，故彼以盡備之不傷，此以盡敵之無姦也。言君亦當盡備於臣，皆所防疑，則姦絕也。」按此，山谷用事誠僻，而非張子賢之達識，亦安能破從來之疑乎？

東坡居士墨戲賦

黃庭堅

東坡居士遊戲於管城子、楮先生之間，作枯槎壽木、叢篠斷山。筆力跌宕於風煙無人之境，蓋道人之所易，而畫工之所難。如印印泥，霜枝風葉先成於胸次者歟！

顰申奮迅，六反震動，草書三昧之苗裔者歟！金石之友質已死，而心在斲泥郢人之鼻、運斤成風之手者歟！夫惟天才逸群，心法無軌，筆與心機，釋冰爲水。立之南榮，視其胸中，無有畦畛，八窗玲瓏者也。

吾聞斯人，深入理窟，櫝研囊筆，枯禪縛律。恐此物輩，不可復得。公其緹衣十襲，拂除蛛塵，明窗棐几，如見其人。

四部叢刊影宋乾道本《豫章黃先生文集》卷一。

《敬齋古今註》卷八 黃魯直作《東坡墨戲賦》云：「筆力跌宕於風煙無人之境，蓋道人之所易，

而畫工之所難。」又其他詩，多喜用「跌宕」二字，此出於《蜀志·簡雍傳》，云：「雍優遊風儀，性簡傲跌宕。」風儀，疑作「風議」。

東坡居士畫怪石賦

孔武仲

東坡居士壯長多難，而處江湖之濱。或夕休於巖，或朝餉於野。或釣於水之湄，或耕於山之上。頎然八尺，皆知其爲異人。觀於萬物，無所不適，而尤得意於怪石之嶙峋。或凌煙而孤起，或絕渚而羅陳。端莊醜怪，不可以悉狀也。蒼蒼黢黢，硤硤礧礧，森森以鱗鱗^①，彼造物者何簡也！此賦形者何多也！

蓋含之爲一氣，散之爲萬貌^②，非尺度所裁量，斧鑿所增損。乃知夫黜聰明，捐智巧^③，則其動作固將有疑於神也。乃濡禿毫，闡幽思，以心虛爲無象，以感觸爲太始。混沌黔婁，左右爲之賓；浮丘洪崖，唯諾爲之侶。移瞬息於千年，託方寸於萬里。其

① 森森：原無，據豫章叢書本補。

② 貌：豫章叢書本作「物」。

③ 智：原作「志」，據豫章叢書本改。清鈔本作「知」。

醉墨淋漓，藏於人家，散於塔廟者，蓋有年矣。

一日止前驕，歛荆關，解金龜，置紫綬，而蒼顏瘦骨，傑然如長松之臨歲寒。舉酒而屢釀，仰屋而獨言曰：「吾之胸中若有鬼裁突兀，欲出而未肆。又若嵩高太華，乍隱乍顯。」在乎窗戶之下，几案之前，亟命童僕^①，展紙萬幅，澆歛溪之石，磨隄麋之丸，睥睨八荒，運移雲煙。不知泰山之覆於左，麋鹿之興於前。亦不知我之在此^②，而人之旁觀。一揮而皴蒼菌蠹之體具，再撫而幽深杳遠之意足。如在武昌之麓，二別之間。

是時朔風號怒，寒氣充斥，日臨西雲，倒射東壁^③。居士既得其象，又感其聲，寫修纖與森蔚，橫斜出乎崢嶸。悄乎如鳥雀之將下，泠然若幽泉之可聽。乃有霜顚鐵面之翁，瞪若有覩，卷之懷中。居士無吝色，無矜容。淡若忘也，豈以爲彼取之有限，我應之不窮！

嘗聞之曰：「文者，無形之畫；畫者，有形之文。二者異迹而同趨，以其皆能傳

① 亟命童僕：原作「乘興命童奴」，據「命」下原注改。

② 之：原無，據清鈔本鮑廷博校及豫章叢書本改。

③ 壁：原作「北」，據豫章叢書本改。

生寫似，爲世之所貴珍。」居士之文，俊偉閎博。紆徐姣好矣，而又欲從丹青之妙，憂以此娛情，歡以此寓笑。蓋將以賈誼、陸贄之文，顧凱之、王摩詰之筆，兼之乎一身。故其動之爲風，散之爲雲，斂之爲秋，舒之爲春，是何其視聽食息與我略均，而多才與藝如此？此余之所以心醉乎斯人也。四庫本《清江三孔集》卷三。

王舍人宏道家中蓄花光所作墨梅甚妙戲爲之賦 釋惠洪

水蒼茫而春暗，村窈窕而煙暮。忽微霰之濺衣，驚一枝之當路。蒂團紅膏之蠟，色染薔薇之露。柔風飄其徐來，暗香滅而復著。待黃昏之雪消，看東南之月吐。何嬋娟之殷勤，獻清妍之風度。

方其開也，如華清之出浴，矯風神其轉顧。蓋天質之自然，宜鉛華之不御也。及其落也，如朝陽之奏曲，學回雪而起舞。乃仙風之體自輕，非臭夷之藥能舉也。

怪老禪之遊戲，幻此華於縑素。疑分身之藏年，每開卷而奇遇。如行孤山之下，如入輞川之塢。念透塵之種性，含無語之情緒。豈君王寵我太甚，致我不得仙去者耶？四

覺心畫山水賦

陳與義

天寧堂中，黃面老禪，四海無人，碧眼視天。有一居士，山澤之仙，結三生之習氣，口不停乎說山。聊寄答於一笑，夜乃夢乎其間。

重巖複嶺，虧蔽吐吞，紛應接其未了，萬雲忽兮歸屯。亂晦明於俄頃，存十二之峰巒。有木偃蹇，樵斤所難，飽千霜與百霆，根不動而意安。澹山椒之落日，送萬古以無言，彼棲鳥其何知，方相急而破煙。

須臾變滅，所見惟壁。有木上座，夢中侍側。問上座以何見，口不能於嘖嘖。豈彼口之真無，悟前境之非實。

管城子在旁，代對以臆。忽風雨之驟過，恍向來之所歷。此其畫耶？則草木禽鳥，皆似相識；抑猶夢耶？則已見囿於筆墨之迹矣。

居士再至，問以此故，復寄答於一笑，持畫疾去。四庫本《簡齋集》卷一。

《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》 賦自清麗，變態收拾儘可。第從說山答笑，從笑入夢，夢入畫，畫復

人笑，笑者是禪，則夢者非矣。只此首尾，已似衡決。持畫疾去，客主兩失之。

龍居山人墨戲賦

李流謙

龍居之山有隱君子，能人能天，內外進矣。嘗戲謂予：「宇宙在其手，萬化生乎身，謂予不信，可以小試。」於是莞爾奮興，矍然振袂，起策老嫖，如身使臂，臂使指，疾徐曲折，惟意之止。

予從旁縱觀，竊味餘載。蓋其來莫禦也，如川源之東赴，如風雨之卒至；其運而不留也，如走圓於峻坂，如決水於平地；其致一而不失也，如痴僂之蜩，津人之舟，郢人之斤，后羿之矢；其出奇而莫測，如拔幟而趙窮，如削木而龐殪。

俄而渾沌破碎，衆彙錯起，燕都楚壤，越邑吳市，山川卉木之變幻，人鬼獸禽之譎詭。外而蠻貊介鱗龜毳鑄鼎之所象，汗簡之所志，緇素之所傳，墟塚之所瘞，千態萬狀，可愕可喜。空底裏以陳露，竄神姦而無所。

予亦變色而作，失聲而喟：「藝之精也，一至於此！子於何學而造斯妙？敢問所以。」隱居君子投筆而對：「是心非手，是道非技。吾之始爲此也，嘗觀之古人矣。敗

縑埃漫，破壁苔漬，墮子道子，顧陸而次，奇蹤秘蹟，過目不記。久之意若不厭，求履於迹，豈其得履？則聞之師曰：「逐末者去本遠，信耳者與目異，萬生擾擾，不一其類。洪纖巨細，稟自然之形；流轉飛動，具不說之理。彼刻楮者，已落第二。故幹也所師，帝閑萬騎，真龍擎空，葉公失氣。見似之者而喜，對面千里。乃觀之天地之間，物物而察，道實甚邇。宛然胸中者，皆彼成象；流出筆端者，乃其全體。運生機於目前，發妙意於象外。然意終未厭，此則物耳。有物物者，緘鐫秘嚴，莫覘其際。於是使離朱索之而伎窮，契詬求之而心醉，乃三日齋而鉏其驕色，五日戒而培其淫志。觀之我心，一塵不翳。炯八窗之內徹，紛萬象之我備。獨操其鑰，乾闥坤閉。其動而愈出，如繭吐緒；酌而不竭，如海出水。吾何爲哉？應之而已。方是時也，終日捉筆，我不自知，觀者何議！」

予驚曰：「有是哉！子之妙也。予不知其他，獨於文也而嘗從事。徒怪夫六經以來，衆伎紛蟻，世祀幾傳，作者幾輩，雲章星藻，其來亶亶。孟醇莊放，雄嚴荀肆，屈、賈之幽妍，遷、向之博偉，韓豪柳勁，異味合美，豈夫與子同一經緯？」

隱君子笑曰：「觀解牛者得養生，見行水者知用智。事固有殊途而同歸，百慮而一致，子何知之晚而問之不惠？夫子之妙，我之妙也，我之妙，造化之妙也。復奚辨於